

詞渚
山堂
詞話
品話



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

郭紹虞 羅根澤主編

渚山堂詞話

陳 霆 著

詞

品

楊 慎 著

王 幼 安 校 點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九八年·北京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渚山堂詞話/(明)陳霆著;王幼安校點;詞品/(明)楊慎著;
王幼安校點. —北京:人民文學出版社,1998.5

(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)

ISBN 7-02-002650-8

I. ①渚… ②詞… II. ①陳… ②王… ③楊… ④王…
III. 詞話-中國-明代 N. I207.2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98)第 01705 號

美術編輯:徐中益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100705 北京朝內大街 166 號)

北京市大興新魏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字數 117 千字 開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張 5.625 插頁 2

196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—5000

定價 9.40 元

渚山堂詞話

序

始余著詞話，謂南詞起於唐，蓋本諸玉林之說。至其以李白菩薩蠻爲百代詞曲祖，以今考之，殆非也。隋煬帝築西苑，鑿五湖，上環十六院。帝嘗泛舟湖中，作望江南等闋，令宮人倚聲爲棹歌。望江南列今樂府。以是又疑南詞起於隋。然亦非也。北齊蘭陵王長恭及周戰而勝，於軍中作蘭陵王曲歌之。今樂府蘭陵王是也。然則南詞始於南北朝，轉入隋而著，至唐宋昉製耳。在昔花庵詞選、古今詞話等，要皆論詞之成書，今全本亡矣。至見於草堂之箋者，緒餘一二，觀者無得焉。是道也，某少而習授，老而未置。其倚腔成調者，既登集矣。至於咀英吸華，品宮量徵，閱習久而話言頻，則是編之繼來，花庵之有嗣也。嗟乎！詞曲於道末矣！纖言麗語，大雅是病。然以東坡六一之賢，累篇有作。晦庵朱子，世大儒也，『江水浸雲』『晚朝飛畫』等調，曾不諱言。用是而觀，大賢君子，類亦不淺矣。抑古有言：『渥五色之靈芝，香生九竅。嚙三危之薇露，美動七情。』世有同嗜必至，必知誦此。不然，則闕絃罷奏，齊聲妙歎，寄意於山水者故在也。於商琴者非病云。

嘉靖庚寅秋七月吉日陳霆序。

卷一

一

歐公有句云：『平蕪盡處是春山，行人更在春山外。』陳大聲體之，作蝶戀花，落句云：『千里青山勞望眼，行人更比青山遠。』雖面目稍更，而意句仍昔。然則偷句之鈍，何可避也。予向作踏莎行，末云：『欲將歸信問行人，青山盡處行人少。』或者謂其襲歐公。要之字語雖近，而用意則別。此（原作比，疑誤，從鈔本）與大聲之鈍，自謂不侔。

二

劉後村作摸魚兒以咏海棠，後闕云：『君試論，花共酒，古來二字天猶吝。年光更迅。謾綠葉成陰，青苔滿地，做取異時恨。』舊見瞿山陽摸魚兒尾云：『怕綠葉成陰，紅花結子，留作異時恨。』殆全用後村句格。或者宗古誦劉詞久熟，不覺用爲己語耶？不然，則連盜數言，恐渠亦自知避。

三

張安國在沿（鈔本作沿）江帥幕。一日預宴，賦六州歌頭云：『長淮望斷，關塞莽然平。烟塵暗，朔風動，悄邊

聲。黯愁凝。追想當年事，殆天數，非人力，洙泗上，絃歌地，亦殫腥。（鈔本作爭衡）。隔水旂鄉，落日牛羊下，區脫縱橫。報名王宵獵，騎火一川明。笳鼓悲鳴。遣人驚。念腰間箭，匣中劍，空埃蠹，竟何成。時易失，心徒壯，歲將零。渺神京。千羽方懷遠，靖烽燧，且休兵。冠蓋使，紛馳驚，若爲情。聞道中原遺老，長南望翠葆霓旌。遣行人到此，終忠憤，氣填膺。有淚如傾。『歌罷，魏公流涕而起，掩袂而入。』

四

張商英於徽宗朝罷相，其去國南鄉子云：『向晚出京關，細雨微風拂面寒。楊柳隄邊青草岸，堪觀。只在人心咫尺間。』酒飲盡（鈔本作盡飲）須乾，莫道浮（鈔本作人）生是等閒。用則幹旋天下事，何難。不用雲中別有山（鈔本作天）。『按商英爲小官時，嘗作嘉禾篇以美司馬君實。既而媚事紹聖，共倡紹述。崇甯間，遂執政。會與蔡京異論，言者劾之，遂冒入黨籍。大觀間作相，本以其能與蔡京立異而用之。然不久罷。迹其爲人，議論反復，復冒求榮進，去元祐諸人遠甚。或者乃惜其去而嘆其賢，蓋流俗不考耳。』

五

秋晚曲寄謁金門，劉伯溫作也。首云：『風嫋嫋，吹綠一庭秋草。』爲語亦佳。然即『風乍起，吹皺一池春水』格耳。以二言細較，劉公當退避一舍。

六

唐莊宗早年甚英果，晚乃溺於情慾，不勝其宴昵之私。嘗見其如夢令云：『曾宴桃源深洞。一曲舞鸞歌鳳。酒散別離時，殘月落花煙重。如夢，如夢。和淚出門相送。』詳味詞旨，所謂『亡國之音哀以思』者也。奄忽喪敗，實識於此。

七

山谷在涪州，嘗送人歸鄉，作青玉案云：『憂能損性休朝暮。憶我當年醉時句。渡水穿雲心已許。暮年光景，小軒南浦，簾捲西山雨。』蓋此老舊有句云：『我自只如常日醉，滿窗風雨替人愁。』即此闕所謂『醉時句』者也。西山、南浦，相期暮年，而卒死南服，竟不如志（鈔本作願）。嗚呼！『歸去誠可憐，天涯住亦得。』豈非終身識耶。

八

少游八六子尾闕云：『正銷凝。黃鸝又啼數聲。』唐杜牧之一詞，其末云：『正銷魂。梧桐又移翠陰。』秦詞全用杜格。然秦首句云：『倚危亭。恨如芳草萋萋，剗盡還生。』二語妙甚，故非杜可及也。

九

昔人謂：凡詩言富貴者，不必規規然語夫金玉錦綺。惟言氣象而富貴自見，乃爲真知富貴者。予謂瞿山陽一曲有之。巫山一段雲云：『扇上乘鸞女，屏間跨鶴仙。博山香裊水沈煙。飛燕蹴箏絃。水簾波痕細，風車月暈圓。銀瓶引綆汲新泉。培養並頭蓮。』

一〇

貝清江嘗有秋日海棠詞，其腔則八六子也。後闕云：『清明時節曾看。院落早鶯猶困，樓臺乳燕初還。悵過了韶華，一枝偷綻。拒霜爭豔，斷霞分綵。空贏得，人自先驚老去，天應不放春閒。倚闌干。西風別愁幾番。』予謂『人自先驚老去，天應不放春閒』二（鈔本作一）句，意思警妙，古作中不多見也。舊嘗有秋日牡丹句云：『傾國尙堪迷晚蝶，返魂何必藉東風。』自謂得意，然不免涉於形色。視清江所構，知落第二。

一一

楊孟載新柳清平樂云：『猶寒未煖時光。將昏漸曉池塘。記取春來楊柳，風流全在輕黃。』狀新柳妙處，數句盡之，古今人未曾道著。歌此闕者，想見芳春媚景，暝色入簾，殘月戒曙，身在芳塘之上，徘徊容與也。唐人所謂『最是一年春好處，絕勝煙柳滿皇都』，『詩家清景在新春，綠柳纔黃半未勻』，雖諳此風致，然特

概言耳。

一二

東坡咏梅，或三十篇。其紅梅云：『詩老不知標格在，更看綠葉與青枝。』謂石曼卿有『認桃無綠葉，辨杏有青枝』之句也。胡平仲因用坡句作減字木蘭花令云：『天然標格，不問青枝和綠葉。彷彿吳姬，酒量無端上玉肌。』怕愁貪睡，誰謂傷春無限意。乞與徐熙，畫出橫斜竹外枝。』夫紅梅與桃杏迥異，不待觀枝葉而辨已明矣。予甚愛坡語，用特錄胡詞貽之好事者。

一三

楊眉庵落花詞云：『當時開拆賴東風，飄零還是東風妬。』意甚淒婉。又云：『綠陰深樹覓啼鶯，鶯聲更在深深處。』語意蘊藉，殆不減宋人也。

一四

嚴灘釣臺有書水調歌頭一闕，或謂朱晦翁所賦，然無可考證。予輯草堂遺音，竄此詞其中，姑依舊本定爲胡明仲之作。後有知者，或能是正也。

一五

至元間，有傳按察者，嘗作錢塘懷古一長闕，蓋咏宋氏之亡也。中云：「下襄樊，指揮湘漢，鞭雲騎，圍繞江干。勢不成三，時當混一，過唐之數不爲難。陳橋驛，孤兒寡婦，久假當還。」其語大率吠堯之意。中國帝王所自立，久假當還，固也。然正統所在，豈夷狄可得預耶（鈔本脫以上三十三字）。王猛以正朔相承在江左，臨歿，尙阻苻堅南伐之謀。豈謂三百年遺黎，而有此語也。東魯遺黎老子孫，南方心事北方身。」若按察者，有愧於信雲父多矣。「遺老猶應愧蜂蟻，故人久矣化豺狼。」其斯人之謂歟。

一六

元遺山嘗赴（鈔本作議）試并州。道逢捕生者，旦獲一雁，殺之。其一脫網，然悲鳴不能去，竟自投於地而死。元因買得之，葬之汾水之上，累石爲識，復作詞弔之云：「問人間，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許。天南地北雙飛客，老翅幾回寒暑。歡樂趣，離別苦，是中更有癡兒女。君應有語。渺萬里層雲，千山暮景，隻影爲誰去？」橫汾路。寂寞當年簫鼓。荒煙依舊平楚。招魂楚些何嗟及，山鬼自啼風雨。天也妬。未信與。鶯兒燕子俱黃土。千秋萬古。爲留待騷人，狂歌痛飲，來訪雁邱處。」其腔蓋摸魚兒也。是篇既出，其地遂名雁邱云。

一七

吳履齋潛，字毅夫，宋狀元及第。初其父柔勝仕行朝，晚寓予里，履齋實生焉。曩予作仙潭誌，求其制作，不可見。近偶獲其滿江紅一詞，爲拈出於此。全篇云：『柳帶榆錢，又還過清明寒食。天一笑，滿園羅綺，滿城簫笛。花樹得晴紅欲染，遠山過雨青如滴。問江南池館有誰來？江南客。烏衣巷，今猶昔。烏衣事，今難覓。但年年燕子，晚煙斜日。抖擻一春塵土債，悲涼萬古英雄迹。且芳樽隨分趁芳時，休虛擲。』史稱履齋爲人豪邁，不肯附權要，然則固剛腸者。而『抖擻』『悲涼』等句，似亦類其爲人。

一八

文文山云：王昭儀題滿江紅於驛壁，爲中原士夫傳誦，惜其末句少商量耳。拘囚之餘，漫和一闕，庶幾妾薄命之義。詞云：『燕子樓中，又捱（原作睡，疑誤，從鈔本）過幾番秋色。相思處，青年如夢，乘鸞仙闕。肌玉暗銷衣帶緩，淚珠斜透花鈿側。最無端蕉影上窗紗，青燈歇。曲池合，高臺滅。人事事，何堪說。向南陽阡上，滿襟清血。舉世便如翻覆手，孤身原是分明月。嘆樂昌一段好風流，菱花缺。』然予又按佩楚軒客語，以原詞爲張瓊瑛所作，題之夷山驛中。瓊瑛本昭儀位下也。若然，則後世可以移責矣。第未審信否耳。

一九

劉伯溫有寫情集，皆詞曲也。惜其大闕頗窒滯，惟小令數首，覺有風味，故予所選小令獨多。然視宋人亦

遠矣。劉未遇時，嘗避難江湖間。往見有水龍吟一闕云：『鷄鳴風雨蕭蕭，側身天地無劉表。啼鵲迸淚，落紅飄恨，斷魂飛繞。月暗雲霄，星沉煙水，角聲哀裊。問登樓王粲，鏡中華髮，今宵又，添多少。極目鄉關何處？渺青山，雙螺低小。幾回好夢，隨風歸去，被他遮了。寶瑟絃僵，玉笙簧冷，冥鴻天杪。但浸渚莎草，滿庭綠樹，不知昏曉。』此詞當是無聊中作。『風雨瀟瀟』、『不知昏曉』，則有感於時代之昏濁。而世無劉表，登樓王粲，則自傷於身世之羈孤。然孰知其不得志於前元者，乃天特老其材，將以貽諸皇明也哉。是則適爲大幸也。

二〇

岳武穆駐師鄂州，紀律嚴明。路不拾遺，秋毫無犯。軍民胥樂，古名將莫能加也。有邵公序者，薄游江湖，道其管內，因作滿庭芳贈之云：『落日旌旗，清霜劍戟，塞角聲喚嚴更。論兵慷慨，齒頰帶風生。坐擁貔貅十萬，脚枚勇，雲槩交橫。笑談頃，匈奴授首，千里靜機槍。荆襄，人按堵，提壺勸酒，布穀催耕。芝夫蕤子，歌舞威名。好是輕裘緩帶，驅營陣，絕漠橫行。功誰紀，風神宛轉，麟閣畫丹青。』鄂王遺事云：『此詞句句緣實，非尋常諛詞也。』

卷二

一

聞之前輩：朱淑真才色冠一時，然所適非偶。故形之篇章，往往多怨恨之句。世因題其稿曰斷腸集。大抵佳人命薄，自古而然，斷腸獨斯人哉！古婦人之能詞章者，如李易安、孫夫人輩，皆有集行世。淑真繼其後，所謂代不乏賢。其詞曲頗多。予精選之，得四五首。咏雪念奴嬌云：『斜倚東風，渾漫漫（原作慢慢，從鈔本），頃刻也須盈尺。』已盡雪之態度。繼云：『檐閣梁吟，寂寥楚舞，空有獅兒隻。』復道盡雪字，又覺醞藉也。咏梅云：『濕雲不渡溪橋冷。嫩寒初破霜風影。溪下水聲長。一枝和月香。』別闕云：『拂拂風前度暗香，月色侵花冷。』梨花云：『粉淚共宿雨闌珊，清夢與寒雲寂寞。』凡皆清楚流麗，有才士所不到。而彼顧優然道之，是安可易其爲婦人語也。

二

項斯咏雪（鈔本誤作雪）有『平鋪水不流』之句，王敬叔以入之菩薩蠻調中。全闕云：『小樓挂（鈔本誤作挂）頻凝遙睇。朝來證得唐人句。半嶺白雲浮。平鋪水不流。明朝還欲雨。又向何山去。且可宿簷間。勞君

（鈔本誤作吾）護夜寒。』敬叔云：『向者讀項斯「平鋪水不流」之句，意不謂佳。偶雨後望諸峯雲氣，方悟其寫景之妙。大抵古人語言，不可輕詆，因作小詞識之。』

三

垂楊與玉耳墜金環二曲，宋唐以前無聞有作，近於天籟集中見之。然則其所始，豈金元之際乎。垂楊云：『關山杜宇。任年年喚得，韶光歸去。怕上高城望遠，煙水迷南浦。賣花聲動天街曉，總吹入，東風庭戶。正紗窗濃睡，覺來驚，翠蛾愁聚。一夜狂風橫雨。恨西園媚景，匆匆難駐。試把芳菲點檢，鶯燕渾無語。玉纖空折梨花撚，對寒食，懨懨情緒。問東君，此別經年，落花誰是（鈔本作似）主？』玉耳墜金環云：『搖落初冬。愛南枝迴絕，煖氣潛通。含章睡起宮黃褪，新妝淡淡丰容。冰葩瘦，蠟蒂融。便自有翛然林下風。肯羨狂蜂殢蝶，豔紫妖紅。何處對花興濃？向藏春池館，透月簾櫳。一枝鄭重天涯信，腸斷驛使相逢。關山路，幾萬重。記昨夜（鈔本作日）筠筒和淚封。料馬首幽香，先到夢中。』白太素云：『壬子冬，薄遊順天。張侯之兄正卿邀予往別拜夫人。既而留飲，命撰詞。一咏梅，以玉耳墜金環歌之。一送春，以垂楊歌之。詞成，惠以羅綺四端。夫人大名人。能道古今，雅好賓客。自言幼時有老尼，年幾八十，嘗教以舊曲垂楊，音調至今了然。事與東坡補洞仙歌詞相類。中統建元，壽春榷場中得南方詞一編，有垂楊三首，其一乃向所傳者。然後知夫人乃承平家世之舊也。』